東詩零言 八

另念堂

東詩零言續編卷之八目錄

新羅 李仁老 鄭瑎 李穡
敬順王 吳世材 鄭仁卿 崔瑩
崔致遠 金坵 鄭可臣 崔元道
後百濟 金仁鏡 忠肅王 元松壽
甄萱 琴儀 李晟 鮮于樞
高麗 元宗 安裕 本朝
王子郁 忠烈王 金怡 趙浚
宣宗 李齊賢 李兆年 權近
鄭夢周 郭麟 金得培 李詹
韓皦如 郭預 林樸 趙云仡
文克謙 金龍劒 柳淑 李瀧保 承召

金宗瑞 太宗乙酉文　申抃 中宗乙亥文　朴淳　崔大立

金時習　安處謹 中宗己卯文　李晬光　鄭希僑

南孝溫　趙安貞 世宗庚午文　尹月汀　權石洲

世祖大王　尹仁丞　趙重峯　辛慶行 光海癸丑文

宋文琬　成俔　諸沫　許筠

徐居正　金慕齋　朴瀰 宣祖癸卯 遊儀賓　車天輅

成

李暹　李珉　趙瑗 宣祖壬申文　朴燁

金馹孫　周世鵬 中宗壬午文　申應榘 宣祖壬午生員　鄭仁弘

金宗直　李英賢 中宗丁酉文　李蘧 明宗癸丑文　金清陰

鄭希良　李退溪　白光弘 明宗壬子文　宋甲祚 光海丁巳 [illegible]

南趎　李彥忠 明宗丙午文　林悌　李榮元 仁祖甲子 [illegible]

成守琮 中宗己卯文　宣祖大王　表廷老　鄭瑄 仁祖朝

崔鳴吉

申欽

張維

文可尚

鄭斗卿

宋尤庵

宋同春

俞市南

李端夏 顯宗壬寅文

申翊全 仁祖丙子文

金希振 顯宗[illegible]

尹宣舉 仁祖癸酉生進

李晃夏 仁祖壬午文

尹氏

肅宗大王

宋一英

尹景績 顯宗壬寅生

英宗大王

南玉 英宗 文

林配垕

崔成大 英宗壬子文

正宗大王

嚴璹 英宗丁丑文

朴趾源 英宗丁巳生 正宗丙午蔭役

李德懋

柳得恭

黃衡　沈大孚　一武人
沈喜壽　申徽
金沙溪　沈尚鼎
李植　南老星
李敏求　朴紳
鄭之羽　沈磨
李烓　姜世龜
洪宇定　趙泰萬
張紳　李栞
鄭斗卿　崔斗瑞
李慶全　趙姓人
趙綱　一士人

敬順降麗壽陵

此語彼難並所載

書節景哀王之

景哀王

魏膺

在位四年

所載

新羅

景哀

中朝人有詩云山花向吳子儀村題江東處處新也議者善蓮房世後一家風月子孫

…乙…參案年之由其詞曰欲園賣際

出李氏家譜

雲芳並朦朧識者比之後庭花未幾燕甄萱兩來史

崔文昌 憲康王十一年自唐還同年顧雲賦孤雲篇贈之云引

李大源武科 宣祖丁亥以鹿島萬戶與倭賊力戰手挾竹矢小使沈巖世視不救

大源枯閫三日所殺倭甚多兵盡糧盡不敵往知其不濟乃嚙指血題其衣一絶曰

日暮轅門渡海來兵孤勢盡此生哀 君親恩義俱無報恨入愁雲結不

開遂付家僮曰以此歸葬及死其僮以衣裳葬之不收之屍之死於此嗟嗟歌之者

以無其屍收其衣以葬

黃衡　沈大孚　一武人

沈喜壽　申徽

金沙溪　沈尚鼎

李植　南老星

李敏求　朴紳

鄭之羽　沈層

李烓　姜世龜

洪宇定　趙泰萬

張紳　李栞

鄭斗卿　崔斗瑞

李慶全　趙姓人

趙絅　一士人

敬順降處壽代此詩被甄萱所弑者即景哀王也景哀王姓朴氏名魏膺景明王弟在位四年爲甄萱所弑

東詩零言續編八

新羅

敬順王（景哀）初王與美人遊鮑石亭奏繁華之曲其詞曰祇園實際兮二寺東兩松相倚兮蘿洞中回首一望兮花滿塢細霧輕雲兮並朦朧識者比之後庭花未幾爲甄萱所弑 東史

崔致遠憲康王十一年自唐還同年顧雲賦孤雲篇贈之云引風離海上伴月到人間徘徊不可從漫漫又東還人曰十二乘舟渡海來文章撼動中國軍十八橫行戰詞苑一箭射破金門策致遠亦自叙云巫峽重峯之歲絲入云云 東史

黃衡　沈大孚　一武人
沈喜壽　申徽
金沙溪　沈尙鼎
李植　南老星
李敏求　朴紳
鄭之羽　沈詹
李烓　姜世龜
洪宇定　趙泰萬
張紳　李栞
鄭斗卿　崔斗瑞
李慶全　趙姓人
趙絅　一士人

中朝人有詩云山花向哭子儀杯題江末處之稱此詩者甚是屬此後一家風月之悲愁

[illegible]

李大源武科　宣祖丁亥以鹿島萬戶與倭賊力戰于損竹島水使沈巖坐視不救
大源拮鬪三日所殺傷甚多兵盡矢窮不敵終知力不能乃咀指血寫一絶曰
日暮轅門渡海來　兵孤勢蹙此生哀　天親恩義俱無報　恨入愁雲結不
開　遂併以[illegible]以兵得勝及死遂以傳嶺之[illegible]之家之死[illegible]之歌之之[illegible]
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

甄萱本姓李後改爲
甄氏尙州加恩縣人初時
有虎乳之異[illegible]
[illegible]國號後
百濟後爲子神劍所
因以降于高麗[illegible]
[illegible]僭號凡四十四
[illegible]

後百濟 甄萱據全州僭稱後百濟

甄萱四十四年即新羅敬順王九年乙未也三月萱子神劒幽其父於金山寺殺其弟金剛而自立時有童謠云可憐完山今全州兒失父涕漣洏未幾有此變東史

高麗

王子郁太祖第八子於成宗叔也烝景宗次妃皇甫氏有娠生子詢成宗怒流泗水縣(今泗川)王謂郁曰叔侄大義故今暫謫外勿焦心使内侍謁高玄押送玄還郁贈詩曰聖主一言應不改可能終死老漁磯成宗覽而憐之(詢後爲顯宗追尊郁爲安宗)(東史)

宣宗六年己巳九月遼使來賀王生日天元節宴遼使作賀聖詞以娛之詞曰露冷風高秋夜清月華明披香殿裡欲三更沸歌聲攪攪人生都似幻莫貪榮好將美醁滿金觥暢歡情(東史)

鄭襲明(見上)倜儻奇偉力學能文嘗刻燭賦石竹花詩曰世愛牧丹紅栽培滿院中誰知荒草野亦有好花叢色透村塘月香傳隴樹風地偏公子少嬌態屬田翁有大閤誦之睿宗驚曰

非徇益何以知相如之尚在耶即令補玉堂人謂四十字媒

東文

韓皦如宋徽宗大觀中為副使入宋館伴葉夢得也徽宗欲使觀殿試新榜及上池宴留幾七十日韓修謹詳雅葉餞行至占雲館而別皦如贈葉夢得玉帶云此唐古物其家世傳為寶又於笏上書示一詩云泣涕洗襴欲別離此生無復再來期漫將寶帶陳深意莫忘恩人見物時葉以麗使故事無辭挽例力辭之云熱河記○一名安卜爾膺卜朝官樞密事

文克謙見上明宗十九年己酉九月以平章事卒先時明宗作詩賜之曰一寸靈臺萬事侵惟傾勤憂慮日加深短懷拙智一難斷白髮千莖已滿簪克謙和進曰年光荏苒暗相侵輔國忠量日漸深自顧君恩猶未報無情白髮已盈簪人謂二詩俱

一本作韓文俊
事與子參化試
覽

有褒謝之氣王終見廢克謙未幾卒蓋為詩讖且王其受制
強臣不得自由之意溢於言外㦧哉［東史］○［諡忠肅公］
李仁老［見上］嘗賦元宵御座燈籠一絶云風細不教燈燼落更長
漸見玉蟲生須知一片丹心在欲補重瞳日月明明宗大加
稱賞麗代文章此時為盛時人作翰林別曲有曰元淳文［俞升朝字］
仁老詩公老［李公老］四六李正言［奎報］陳翰林［澕］雙韻走筆劉冲
基對策閔光均經義良鏡［金良鏡］詩賦為世歆艷如是［東史］
吳世材［見上］文樞密克謙門人也克謙當明宗鄭仲夫之亂為王
所重因梁有仁之嫉左貶司空左僕射克謙自此不受祿世
服其廉性雅正少能文典州郡多惠政吳獻詩曰南藩三郡
俗東撫一州民世謂實錄［東文］
金坵［見上］扶寧人高宗時金仁鏡崔滋常奇其才崔沆雕圓覺經

字節之 癸酉生
高宗庚寅卒年七十
八

令坵跋之坵作詩譏之曰蜂歌蝶舞百花新捴是華嚴寺裡珎終日啾啾說圓覺不如緘口過殘春沆怒曰謂我緘口耶逐左遷元宗時李藏用薦之拜右諫議坵之祖僧也不宜在臺閣以坵有才乃畧告身（東史）

金仁鏡高宗十五年戊子以翰林學士被讒貶尚州牧使故舊無一人相送者惟門生餞于郊良鏡作詩謝之云一鞭暮盡掃胡塵（時中軍纛東真之寇）萬里南荒作逐臣玉筍門生多出餞感深離禁淚沾巾（東史）○高麗每榜壯元設龍頭會一時艷羨金以高才居榜眼官至宰相尚懷怏怏其隣有設龍頭會者金作詩送之曰　聞道君家賓桂林渾是一枝春欲參高會慚非分却恨當年第二人（遺閒錄）○[illegible]

琴儀本傳云儀謟事崔忠獻門生皇甫瓘作詩諷儀休官儀告

忠獻流璀于島忠獻傳云高宗封忠獻妻宅主忠獻歿入別第宰相琴儀從之時人鄙之史云儀黷貨而今見陳澕筆記云琴英烈未嘗至忠獻第忠獻不悅與忠獻諸子俱成釁隙末乃沆子輝喬桐之禍據此則豈諂事者耶崔滋補閑集云英烈歸老門生獻壽璀與公聯句有曰同年先後為兄弟據此則璀之流島非儀譖之也金仁鏡哭儀詩身後清風千古鏡據此儀果黷貨而稱之如是耶三人皆當時人而一代名流豈為阿好之言以此知麗史多誣也儀屢典貢擧多得名士世稱琴學士玉笋門生（東史）○（初名克儀奉化人明宗朝擢魁科歷神熙康至高宗時平章事致仕卒年七十八諡英烈）

元宗時有知天文而拜太學博士能暴虎而為侍御醫者銓注之顛倒如此人嘲之曰占星太學博士捉虎侍御醫（東史）○（高宗子諱

忠烈乙酉文此條
明宗人

典
植字 在位十五年
日新 壽五十六

忠烈王五年選娼妓善歌舞者籍置宮中衣羅綺戴馬尾笠别
作一隊稱男粧教以新聲詞曰三藏寺裏點燈去有社主兮
執吾手儻此言兮出寺外謂上座兮是汝語又云有蛇含龍
尾聞過太山岑萬人各一語斟酌在兩心 東史

李齊賢往西蕃謁王過則天陵題詩云歐公信名儒筆削未免
失鄉將周餘分續我唐日月蓋歐公列武后於唐紀中故耳
東史

郭麟清州人擢壯元直文翰署忠直有文章及忠烈王十八年
將使日本以太僕尹金有成為宣諭使書狀闕人皆規避麟
曰事不辭難臣子之義何辭為宰相聞之充書狀如日本日
本留之不還二人存没世不得聞按本傳云日本僧鉗公來

壬辰生
高宗乙卯文科
忠烈丙戌入元道
卒五十五

初名云保字晦之
元宗壬申文科
都僉議贊成事
忠烈乙巳年卒
敬公 清州人

言有成丁未七月五日病卒麟亦死權陽村詩邀矣墳上草西靡空離披世言郭壯元墳在日本草皆西向故云 東史

郭預忠烈朝始擢用士林稱得人善屬文書法瘦勁成一家體當時效之其在翰院每雨中跣足持傘獨至龍化池賞蓮賦詩云賞蓮三度到龍池翠蓋紅粧似舊時惟有看花玉堂客風情未減鬢如絲後人高其風致多詠其事 東史 ○清州人官至知密直司事奉使道卒 ○字先甲初名王府高宗時第忠烈時官文翰學士知密直

金龍劒忠烈朝近侍也時嬖臣李德孫為慶尚道王旨使用別監刹民膏血以市寵龍劒題驛壁云慶尚州道殘民血染出德孫三品職德孫許王流之 東史

鄭瑎顗之孫掌銓注執法不阿忠烈王三十一年乙巳學士宴王賜書簇瑎喜而展之其一聯云萬事不成身便死瑎色變

字春叟丁酉生七七卒

未發卒 東史 ○ 官資成 謚章敬

鄭仁卿初以舌人知名復以軍功顯按芝峯類說云鄭臣保以宋貢外郎國亡浮海來居于瑞山今瑞山之錦山亦云商也其子仁卿幼時有詩曰胡塵漲宇宙萬里落孤臣何日乾坤正重回趙氏春 東史 ○ 忠烈朝官中資致仕 謚襄烈

鄭可臣日下舊聞載麗史列傳麗世子如元謁帝儒師鄭可臣閔漬從行帝命俱入其後議征交趾召二人同議對稱旨於是授可臣翰林學士漬直學士帝召見世子于紫檀殿可臣從帝命坐見御案前有物大圓小銳色潔而貞高尺有五寸可受酒五斗云摩訶鉢國所進駱駝鳥卵也帝命世子觀之仍賜世子及從臣酒命可臣賦詩詩曰有卵大如甕中藏不老春願將千歲壽醺及海東人帝嘉之擬賜御羹 按世子卽忠宣王璋

可臣撰千秋金鑑錄瀆撰李國編年綱目云〇熱河記〇字獻之羅州人高宗時第忠烈時官守司空謚文靖祀忠宣廟

忠肅王時彌勒寺僧獻異草以為靈芝史官韓宗愈以為聖德致此瑞王重秘之令文士賦詩有云吏得仙人審養術吏和甘露種庭心盖讖之也 東史

李晟忠肅朝登第調水原司錄秩滿歸竹溪村舍不求祿仕日討墳典後拜左思輔入直西省作詩言志翌日棄官歸田詩曰樂哉清風欺我老竹溪明月誘吾情昨宵已決歸田計雪盡江南匹馬行後化平府使未幾又辭卒年七十五學者如雲時人謂李五維筍 東史 〇潭陽人

安祐嘗題金海甘露寺詩曰日暖庭花蔵淺綠夜深山月送微明憂民未得消塗炭欲向蒲團寄半生具憂世傷民之意溢於咏物之餘 東史

一云安東人和有之夷一晨近衛忠宮偶各愼字晩心一字隱之

字元老号百花菴兄宗已… 判中大… 政堂文學星山君癸未卒年八十五文烈公配享忠惠廟

号蘭溪… 文科 政堂文學 交…

金怡早有大志安裕見而奇之曰後當貴步為都評議司椽吏事雖勵不悕識者異之忠烈十四年年二十四時偶宿華嚴寺夢王御殿羣臣擁衛祥雲掩冉王唱一句云青雲紫氣仙閣怡賡云綠髮清談是貴人王嘉嘆解衣衣之以此知其貴顯更從忠宣有負鞿之勞終始一節 東史 ○春陽人忠肅朝官僉議中贊諡匡定

李兆年有器局力學能文以敢言見憚每入見王聞履聲曰兆年來矣屏左右整容以俟嘗題星山 今星州 百花軒一絶云為報栽花更莫加數盈於百不須過雪梅霜菊清標外深紫淺紅也漫多其志操可見矣 東史 ○星山人忠惠時官政堂文學致仕歸星山卒諡文烈年七十五 ○字元老忠烈時第 配忠惠廟

金得培恭愍十一年壬寅春正月摠兵官鄭世雲大破紅頭賊收復京城時王避亂在福州 今安東 平章事金鏞忌其功矯旨

尙州人
忠烈
恭愍朝 金得培
[illegible]
直學士

使上元帥安祐殺世雲兵馬使金得培以謂不可安祐以金

公之被戮後門人鄭圃隱作詩祭之曰君是書生合討文大奇行提劍將兵學忠魂壯魄今
安在回首青山空白雲但有詩篇留世中使人哭者(?)

恭愍庚子文科
大司成
吉安人

從書記爲元帥屈指如余有幾人後又被金鏞所殺東史

林樸恭愍十二年癸卯元主因高麗叛臣崔濡之譖廢王而立

忠宣王之子德興君德(曾爲僧入元改名塔思帖木兒)時德興在元王遣贊

成事李公遂表于元之林樸以書狀從焉元主強使從德興公

遂曰寧被髮入山決不從彼樸則曰若從僧王無異於婦人

之背夫元主嘉之德興除樸典理摠郎以誘之樸不受之作

詩書屏示其志詩云棄本滔滔逐末行泰山還似一毫輕投

鞭直欲橫江去嗜餅徒勞畫地成得肯舞時誰識破吹竽渾

處漫衣築莫將繪事迷人目我愛天然古石屏 元學士危素

一云安東人初名之元一名廷元忠宣賜名怡字晚心一字德之

字元老號百花菴元宗己巳生忠烈……大……政堂文學星山君癸未卒年七十五文烈公配享忠惠廟

號蘭溪……生文科政堂文學……

金怡早有大志安裕見而奇之曰後當貴步為都評議司椽吏事雖鄙不憚識者異之忠烈十四年年二十四時偶宿華藏寺夢王御殿羣臣擁衛祥雲掩冉王唱一句云青雲紫氣繞仙閣怡賡云綠髮清談是貴人王嘉嘆解衣衣之以此知其貴顯及從忠宣有負羈之勞終始一節東史○春陽人忠肅朝官僉議中贊謚匡定

李兆年有器局力學能文以敢言見憚每入見王聞履聲曰兆年來矣屏左右整容以俟嘗題星山今星州百花軒一絶云為報栽花更莫加數盈於百不須過雪梅霜菊清標外深紫淺紅也漫多其志操可見矣東史○星山人忠惠時官政堂文學致仕歸星山卒謚文烈年七十五○字元老忠烈時第配忠惠廟

金得培恭愍十一年壬寅春正月摠兵官鄭世雲大破紅頭賊收復京城時王避亂在福州今安東平章事金鏞忌其功矯旨

尚州人
恭愍朝第 官講
學 [illegible]
直學士

恭愍庚子文科
大司成
吉安人

使上元帥安祐殺世雲兵馬使金得培以謂不可安祐以金鏞意殺之於是邀世雲擊殺之觀得培金海郡詩以功名矜誇良可笑也其詩云來管盆城二十春當時父老半為塵自從書記為元帥屈指如余有幾人後又被金鏞所殺東史

林樸恭愍十二年癸卯元主因高麗叛臣崔濡之讒廢王而立忠宣王之子德興君德（嘗為僧入元改名塔思帖木兒）時德興在元王遣賛成事李公遂表卞之林樸以書狀從焉元主強使從德興公遂曰寧被髮入山決不從彼樸則曰若從僧王無異於婦人之背夫元主嘉之德興除樸典理摠郎以誘之樸不受之作詩書屏示其志詩云棄本滔滔逐末行泰山還似一毫輕拔龍直欲橫江去嗜餅徒勞畫地成得意舞時誰識破吹竽渾處漫求榮莫將繪事迷人目我愛天然古石屏元學士危素

一云安東人初為
之吏一吏近吏忠
嘗竭奇怀字悅
心一字德之

字元老号百花菴
元宗己巳生忠烈七
年中大科 政堂文學
星山君癸未卒壽八
十五文烈公配享忠
惠廟

号蘭溪崇寧子生
文科政堂文學受
以出

金怡早有大志安裕見而奇之曰後當貴步為都評議司椽吏
事雖鄙不悍識者異之年二十四時（忠烈十四年）偶宿華藏寺夢王御殿
羣臣擁衛祥雲掩冉王唱一句云青雲紫氣欽仙閣怡賡云
綠髮清談是貴人王嘉嘆解衣衣之以此知其貴顯文從忠
宣有貞鈍之勞終始一節 東史 ○春陽人忠肅朝官僉議中贊謚匡定
李兆年有器局力學能文以敢言見悍每入見王聞履聲曰兆
年來矣屏左右整容以俟嘗題星山州今星 百花軒一絶云為
報栽花更莫加數盈於百不須過雪梅霜菊清標外深紫淺
紅也謾多其志操可見矣 東史 ○星山人忠惠時官政堂文學致仕歸星山卒謚文烈年七
十五 ○字元老忠烈時第 配忠惠廟
金得培恭愍十一年壬寅春正月摠兵官鄭世雲大破紅頭賊
收復京城時王避亂在福州今安東 平章事金鏞忌其功矯旨

金得培

公之被戮後門人鄭圃隱作詩祭之曰君是書生合討文奈何提劍將三軍忠魂壯魄今安在回首青山空白雲世居讀德空中有哭聲傳

金氏敬讀

李平仲

見之歎其忠節及還薦附辛旽竟至論死 東史 ○官典校令

柳淑恭愍朝乞骸歸樵隱李仁復寄詩云已向危時安社稷更從平地作神仙時人傳誦 東史

李穡詠貞觀詩云謂是囊中一物耳那知玄花落白羽蓋謂太宗東征時中箭傷目也傷目一事實為中國之所恥不載史冊固其宜也而我東國乘野史俱無所錄文獻之無徵乃如是耶安市城主楊萬春出唐太宗東征記 記聞

崔瑩臨刑曰我平生若有貪慾墓上生草不然則不生墓在今高陽郡東大慈山而禿赭人稱赤墳云卞季良詩云奮威光國鬢星星學語街童盡識名一片壯心應不死千秋永與太山橫 東史 ○恭愍朝官侍中辛昌立以罪斬年七十三 本朝賜諡武愍

崔元道李遁村以文章著名嘗誹謗世事語于辛旽旽欲陷中

之先生奉父逃竄聞同年崔元道居永川遂往投焉元道供
接甚厚三年不許出適先生父死元道備殯斂令塟於其母
墳側作詩贈之云慷慨傷時淚滿襟流離孝懇達幽陰漢山
道遠雲烟阻羅峴盤回草樹深天占後先雙馬鬣誰知君我
兩人心願言世世長如此須使交情利斷金其後崔氏漸微
李氏貴盛說者云客奪主氣也 慵齋叢話

元松壽恭愍時恭銓注以忤辛旽罷官憂憤成疾卒年四十三
嘗有詩云少日心期未老閒官遊容易損紅顔君恩報了方
歸去吾眼無由見碧山盖欲退而未能故也 東史 稗海終政堂文學諡
文定

鮮于樞李月沙廷龜崇仁殿碑云馬韓末有係孫三人曰親爲
韓氏曰平爲奇氏曰諒八龍崗烏石山後爲鮮于氏韻書曰

鮮于子姓周封箕子于朝鮮支子仲食采於于因氏鮮于綱目云箕子封於朝鮮其子食采於于因姓鮮于元趙孟頫贈鮮于樞詩云箕子之後多髯翁鮮于之為箕子後豈不明矣

于記聞

本朝

趙浚按古史薩水者高句麗紀漢光武伐樂浪以薩水南爲漢東國通鑑以薩水北爲漢云改南爲北抑何故也隋氏東侵宇文述東濟薩水去平壤三十里又云述等遂還至薩水軍半濟高句麗自後擊之云則薩水在平壤之北西爲今安州清川江信然矣麗史地誌清川江古稱薩水卽乙支文德敗隋兵百萬之地是也趙公清川江詩云隋兵百萬化爲魚則自麗時已然矣（東史）

權近古史檀君立於唐堯二十五載戊辰至商武丁八年甲子入阿斯達山（卽九月山）爲神在位一千十七年壽一千四十八云安有一人壽千四十八而享國千餘年乎其說誕也權公入覲天廷　太祖命賦詩以檀君爲題其詩曰傳世不知幾歷

年曾過千時以此詩爲是 東史

李詹古史云高句麗東明王朱蒙墓在平壤南中和境龍山俗號眞珠墓又云東明常乘麒麟馬奏事天上年至四十昇天不返太子以所遺玉鞭葬於龍山麗史地誌云平壤多東明古蹟若九梯宮麒麟窟朝天石之類是也李詹麒麟窟詩云往事悠悠恠且神城東有窟號麒麟流傳足可供談笑過客何煩辨僞眞者是矣若不指斥其失含糊說過歲漸遠而言益實矣况此時平壤爲樂浪郡治東明何以得至此耶正史未盡刊正可勝歎哉 東史

趙云仡諫院職諫諍無他聽訟折獄之事日以飲酒爲事公之詩云一盃一盃復一盃大杯醉倒春風前正謂此也院中故事入直官亦起寢院吏隔窓呼椽吏拜謁及冠帶坐吏輩起

瀣保承召字也

擧油蜜果進呈饌品亦豐以鵝卵大盃行酒數巡而止齊坐日亦然 筆苑雜記

李瀣保 世宗三年丙子天使翰林院修撰陳鑑太常博士高潤來頒英宗復位詔陳鑑見畵蓮作詩云雙雙屬玉似相親出水紅蓮更逼真名播頌聲緣有客愛從周後宜無人遠觀自可袪煩暑並立何曾染俗塵料得丹青知此意絶勝鵝鴨惱比隣時朴延城元亨爲儐使公爲從事代次云水鄕花鳥邈難親筆下移來巧奪眞菡萏初開如欲語鷗鷺閑立不驚人淤泥淨色還無染氷雪高標逈脫塵玉署遊仙看不厭清儀馨德與相隣翰林大加稱賞 上賜鞍馬于天使高閏作却馬詩曰漢文旣是輕千里祖逖無心着一鞭徐四佳居正見之大怒曰豈朝鮮寡弱無一人分別是非敢作如是云 慵齋

義話

金宗瑞有一文士典南州者餞席有主家媪抱小兒者公贈詩曰襁褓孩兒骨格奇平生莫恨子生遲愛生必是於無已南去臨民念在茲記聞○字國卿號節齋順天人太宗乙酉文文宗末命拜相端宗朝死難後諡文節

金時習洪氏總目云命彭吳治國内山川殊不知彭吳乃漢人而有此誤也漢書食貨誌彭吳開道通濊貊朝鮮置滄海郡武帝時也梅月堂詩云貊國春川通道自彭吳是也東史

南孝溫古史云檀君入阿斯達山爲神之說雖是怪誕後世多有人死而尊以爲神祀之者或是其類也耶秋江詩云檀君生我青邱衆敎我彝倫浿水邊採藥阿斯今萬世至今人記戊辰年檀君卽位之年前輩亦信其爲神之說東史

世祖設拔英試命文官二品以下赴試金守温以正憲居首
上親製小詩曰求賢如渴一見如舊命羣臣即席和進叢話
承文院世祖朝院中員多料少當晝只點一飯菜盤一器而已時
有識之者曰盤中破鉢大於舟稱飯參差少雉頭腹未果然
還自怒騎童曾不灑餘休前啣文官來作學官因此得職者
多時人謂之活人院其後申高靈叔舟兼判禮曺啓請優給
俸料叢話
徐居正以吏議為謝恩使赴京假着金帶而行人皆謂必拜二
品及還渡鴨江聞降拜禮議郎脫金帶還着銀帶醉賦詩云
曾聞橘渡淮為枳未見金過水作銀筆苑
李暹以旌義縣監成化十七年間漂到楊州掘港寨守寨官張
昇差萬户桑愷捉獲拘囚獄中有一巡撿言說放在西方寺

成化十七年即我成宗十二年也

安歇備禦都指揮郭大人見邊有布帆十幅不遮風之句知其爲奸人以賓朋相待云（崔錦南漂海錄）

金馹孫 成宗癸卯以舊龍山廢寺改搆爲弘文館讀書之所賞賜宣醞以水精盃宣勸而遣之館官鍍金爲臺公銘之曰清不涅虛能受德其物思勿負（勝覽）

金宗直詠高麗惠宗詩曰濯錦江邊舅氏鄉興龍寺裡藹三光至今父老懷遺德簫鼓歡娛皺大王惠宗面有席紋稱皺王（詳見上惠宗下）○輿地勝覽○新羅訥祗王時沙門墨胡子自高句麗至一善郡人毛禮家居窟室後不知所往炤智王時有僧阿道者亦至毛禮家貌如胡子未幾病死法興王十五年大行佛教世傳阿道嘗創寺設法桃李冬華故名山與寺曰桃李在今善山府佔俾齋詩云桃李山前桃李開墨胡已去道師來

誰知赫赫新羅業終作毛公窟裡灰悲夫京史○刺舍方知詩云街頭喧誦河間傳閨裡悲謌楊白華舍方知者私賤也自幼爲女服傳粉脂學剪製及長出入朝士家天順七年春憲府風聞逮訊其所素私[redacted]尼尼曰陽道壯也令醫女班德驗之永順君溥河城尉鄭顯祖雜驗之皆吐舌曰壯也當時中朝亦有此吳郡楊循吉蓬軒別記云成化庚子京師有寡婦善女紅少而艾復襪不盈四寸諸富貴相薦引以教刺繡見男子輒着避夜與從學者寢處謹鎖鑰人益信其嚴於自防一庠生求慕之乃使厥妻延寡至家潛戒其妻夜啓戶如厠生遽入寡大呼生扼其吭強犯之則男子也送于官鞫之姓桑名冲年二十四憲宗以爲人妖寘諸極典熟聞記

鄭希良燕山戊午謫義州謫中釀酒自飲不濾不壓名之曰混

沈尚古也醉則輒鳴之以謌其謌曰我欲我濁我全我天我乃師汝非聖非賢樂其樂者樂於心不知老之將至人孰知余之樂是酒也 記聞

南趎十九登第官止典籍自幼多異蹟為修鍊之學及遭己卯士禍謫谷城仍家焉有雲冠紫衣一老釋終日對碁奴留一日受書而還奴始以仲春入山及出山乃見野中穫稻恠問之卽九月初也及趎卒年三十舉柩甚輕家人啓視空棺而題其内云滄海難尋珠去跡青山不見鶴飛痕村前耘田者見南趎騎鶴冉冉在白雲中矣忠州進士南大有其傍孫也 鄴河記

成守琮聽松之弟也己卯名人早擢科被削閒居有一絶云數疊青山落市邊層城日暮散風烟幽居近埊人來少獨採黃

花坐店田詠之可想其人 晴窓軟語 宜寧人字叔寶中宗己卯文李沆以靜庵用私啓請拔去未仕年三十九宣廟追復錄節李堂

申抃為黃海都事時因梳頭見白髮喟然歎曰白髮幕下士餘生能幾許遂棄官歸然辛後辭連辛巳宋祀連誣獄廢 記聞 字樂天號中宗小字孜樂翁中宗乙亥文錄稿字平山人

安處謹姿禀莊一安詳與人交久而愈敬世人為之語曰三珠白眉勝諸兄左相瑭之子也與兄處謙處誠俱因宋祀連之誣獄殞于杖下瑭亦坐絞死 記聞 字靜夫庚戌生中宗己卯文官弘博順與人與兄處謙處誠同登賢良科世稱三珠

趙安貞承文院在平時監進文書日有宣醞公以校理口占曰監進文書後提調各散回乾饍一口割宣醞兩樽開呼大先生飲請諸僚長來高臺鍾上下不覺玉山頹高臺鍾乃院中

古罷容酒十八升相傳中叔舟所飲或云高麗地所産古事今不見久矣 芝峯類說

尹仁涵承文院新進被探者題名于閣下仍行大宴謂之題名宴公為正字時有詩云登科三載後猶未免書司每受無端責難堪有口飢乃記實也 芝峯類說

成俔昭格署有三清殿掌三清星辰醮祭皆憑中朝道家之事太一殿祀七星諸星其像皆被髮女容也三清殿祀玉皇上帝太上老君普化天尊梓童諸君十餘位皆男像也其餘內外諸壇設四海龍王神將冥府十王水府諸神也獻官皆白衣烏巾致齋以禮服行祭祭奠諸果餐餅茶湯與酒百拜焚香道流逍遙冠班爛黑衣鳴磬二十四通然後兩人讀道經又書祝辭于青紙焚之其所為有同兒戲所入不貲余作詩

曰南宮學士燮星星白胝烏中苦乞靈卻怕朋儕爭指笑老君來禮老君庭(慵齋叢話) ○(昭格署罷於中宗己卯)

金慕齋 明錢受之(名益謙號牧齋)跋皇華集舉公之國內無民坐一人之句以譏之然其賞華鴻山察頌詔時所作偏也如廣野無邊水長天一點鴻野字寫得廣水字無倚為無邊天字寫得長鴻字打批為一點此所謂二字含意也故陪臣之遠接龍灣必抄選詞學之士為從事以備應卒而詔使在道必出此等意在困迫當時接伴諸人亦必預習此等遂以為例而非樂為者也受之為鴻山跋此集也沒其賞而獨指東人一句以為嗤笑王戎以勿與酬唱惡能服東人之心乎(熱河記)

李琠郎天琮子也 中廟潛邸進講孟子 中廟即位特賜原從功一等授內需司別提不時賜酒肴無數琠博極群書老

而不倦送魚叔權赴燕詩云試向金臺勤問訊中朝亦有錮
人無稗官雜記○字介叔

周世鵬 仁廟在殯諸臣會賓廳皆欲殺尹元老先行後聞右
尹李原吉東皐浚慶能改丞前言曰今時異於前日 大王大妃
在上豈可不禀而擅殺同氣乎宋圭庵麟壽辭形於色招而
語曰原吉此議吾不取也蓋圭庵剛大之氣賁育莫能奪故
周慎齋詩云溫如美玉一尼潤勇似鐵騎三萬甲又云眼底
乾坤猶是狹是稱圭庵也記聞○字景游尚州人中宗壬午文官湖堂戶參號慎齋

李英賢當 明廟乙巳士林魚肉公時為應教元凶尹元衡任
公以事公痛傷無辜就戮稱疾不出者九年終不為骫骳元
衡等雖大恚顧公無罅可指故終免其螫嘗有詩之誰知天
有眼一一見人情善惡幾微隱災祥感應明此可見公之大

墓也墓誌○字帝聖廣州人官參判中宗丁酉文

李退溪左齋答李靜伯書云名弘淵韓山人官左參贊曾聞兄有行遣暗誦退陶詩恨不得相對大嚎也然雖同在綢羅而豈可與朝夕就焉者同年語也退翁詩云一鳥辭林被網羅林間一鳥笑呵呵那知復有張羅者掩取渠巢可奈何此詩可以斷章矣時壽宗丁巳十一月二十一日左齋方在長鬐謫所故也○論高麗清平山人李資玄宗辛諡真樂曰生長閥閱風流冠絕亦嘗筮仕登顯要取青紫如拾地芥而乃能蟬蛻於濁穢之中鴻冥於萬物之表非有所樂於青中安能如是史臣貶薄指謂貪鄙一何甚耶昔神明逸晚節置田園尚論之士不過曰歛名難副而已安有如今史臣刻喜過甚之論乎又過清平山有感詩曰峽束江盤棧道傾忽逢雲外出溪清至今人說廬山社是壽君為谷口耕白

可刪

日滿空餘素抱晴嵐無跡遣浮榮東韓隱逸誰能傳莫指微疵屛白珩（東史）

李彥忠　明廟己未之後頻於內苑宴近臣命題詩閱武亭文臣製詩武臣射的副提學李彥忠詩云星流鵠面粉飄風御批而下當時諸作命各自寫稍軸入內鄭惟吉爲序（侯鯖瑣語）

宣祖壬午癸未間有童謠云亂國者東人亡國者西人只知東東西戎而未之近見時事則東人爲國而亂國西人爲國而亡國矣（續雜錄）

朴淳　宣廟朝公爲大提學人望不洽公嘗有石逕跫音宿鳥知之句詩人謂之云宿鳥亦能欺世目蓋譏其不稱也當時主文者皆老師宿儒朴之取譏固然而今之文衡者較諸朴又不翅天淵人才之汙下一至此哉（菊堂俳語）

李睟光關內直宿將士以寅申巳亥相替而五衛將則分東西
南北四所前期受點公贈衛將詩曰南北東西分四所庚申
巳亥直三宵即此也 記聞
尹月汀晛為古文辭朝鮮士大夫文章能具體裁者月汀之力
也公之所纂雜錄中云癸酉以宗系奏請使赴京到瀋陽值
兵部侍郎汪道昆操練矣其後見弇州四部稾盛稱汪伯玉
始知侍郎即近日文章大家若知其天下文章士則便當出
坐路傍仰瞻眉宇而未及知至今為恨陳眉公雜錄云朝鮮
使臣尹根壽與其子昭盛言其國尊慕王弇州汪南冥雖小
說皆令校讀以詩見志曰大海雄風生紫瀾此弇州之句也
齊名狎主有新安平生空抱執鞭願悵望南雲不可攀夫中
原文獻之淵藪生於外國不如月汀之專心好之顛倒傾瀉

未由自己其所以為東方開古文之門路豈無所由哉 清脾錄

趙重峯先生殁後金字顒承召上京爲訪先生遺迹過沃川留一日邀金翁篇 字平叔號五者翁重峯門人 翁入見之金細問先生言行翁一一陳說最後誦先生新居上樑文一偈曰東方道統在石潭金失色曰汝式 先生字 尊栗谷至此之極耶 金五者翁傳 ○公謫在嶺東驛遇監司巡行迎于摩天嶺上御其駕馬曰吾君以余有罪投畀驛店是欲以吾為驛卒之役也何敢不為監司不安於心下車同步至吉州地為設一宴進酒肉重峯歌曰酒之澄兮誰人之淚耶肉之赤兮剜割誰人之心頭肉耶仍垂涕痛哭監司乃罷其宴野人相傳者如此未知是否也齋曰朱子嘗以陳忠肅公繫麻鞋着布衣赴旬呈為極當理也以其欲免旬呈者為不受君命云而乃曰不受君命即不

受天命也可乎盖重峯一生服從朱子之言行吾恐相傳非
虚語也(崔慎老庵語錄)○松江為完伯時重峯為郡事松江好酣飲
重峯每切責之松江不能改先生歎曰守令浚民膏血餙厨
傳以媚其上為監司者不能以生民為念唯酣飲是事是奚
異於飲赤子血耶及松江巡到康津與重峯坐聽潮樓是日
賓客滿座松江舉盃屬重峰曰今日可飲乎公何固也重峯
不答酒至重峯揮去曰烏用是赤子血為哉松江竟不能奪
松江至海南訪人於村墅主人盃酒松江賦詩曰傍人莫笑
酩酊醉此酒應非赤子血盖指重峯也(重峯遺事)○先生自 宣
祖丙戌至己丑四年間連上萬言疏伸救栗谷牛溪又歷言
時政得失配吉州先生徒步二千餘里意氣自若春川府使
權德輿瞰其行色歎曰真鐵漢也蔡元定無以加矣先生伏

聞時金南窓玄成聞其被竄追往不及以毛衣一襲贈之以
詩曰一領羊裘寄遠行臨風只欲淚沾纓湘潭莫續懷沙賦
重保餘生慰聖明遺事○先生與李潑兄弟自少交親及其晩
節李兄弟與鄭賊汝立相親先生切加禁戒李以朋友無故
不絶先生知其終無奈何自沃川徒步抵南平李家宿留數
日多方譬諭李終不聽先生臨行抽刀割席題七絶以別落
句曰我去君留各自修自此因絶遺事

諸沫壬辰之亂沫起義兵討倭所向克捷與郭再祐齊名南藥
泉九萬以補衣到星州夜閱先生稾得諸沫萬暦癸巳正月
某日到任四月某日罷歸藥泉未聞我東諸氏頗怪之問於
尹衡聖尹曰中原江浙間有諸氏沫之先當自中州東来云
云此載藥泉集中以藥泉之博識猶不識百年內諸沫則其

出於微賤可知雖立功如彼而名遂湮沒則安得不鬱鬱而
爲寃䰟乎星州士人鄭錫儒未第時與本牧子弟同做功令
衙後梅竹堂堂前又有支頤軒一日鄭獨步軒中時月甚明
忽見烏帽茜袍者從篁竹間拂髯而來曰我本州舊牧使諱
沫也本固城縣民當壬辰之亂擧兵討賊朝廷特除星州牧
使其熊海所營鼎津迎敵無不摧破而文檄泯沒史乘無傳
當時如鄭起龍諸人皆我之偏裨耳仍拔腰間寶劍曰以此
嘗斬倭數將頭上戎戎有火紅蹤髯張動自吟曰山長雲共
去天迥月同孤又言墓在漆原無子孫顧燕不治云倏然長
揖而逝倏忽復入竹間旣明共語嗟異時監司鄭益河聞之
致鄭錫儒詳問之方狀聞于 朝適罷官未果則遂關漆原
改封塋域爲置守冢二戶漆倅魚史迪畫寢夢一官人來告

曰吾墓在治所幾里某卯某坐之兆巡營當命修君其留意既覺異之其夕關到魚倅大為修治云詢諸圍村野生前不能識字故雖有殊續無以自著其精魄藉而不散顯靈如此又能詠詩可異也 熱河記

朴瀰 明詩綜載余五世祖錦陽君大同館題壁一絶云高句麗起漢鴻嘉宮殿遺墟草樹遮惆悵乙支文德死國亡非為後庭花高句驪起非在鴻嘉乃漢元帝建昭二年也成帝鴻嘉三年即百濟始祖高溫祚都稷山時也先祖偶失點檢而俞式韓球叢錄引日知錄用東史所證以辨此詩鴻嘉之誤中州之士勤於考據以為博雅類此 熱河記 ○宣祖駙馬錦陽都尉

趙瑗 號雲江 詩如晚唐其別院即事云庭院微風燕影依梨花芳塢鳥頻啼墻頭落日宜春晚撩亂飄紅杏苑西其江行云

江上許家碧玉欄美人春恨鎖眉端倚頭欹共仙郎語無賴軽舟下惡灘其小室李氏宗室裔也號玉峯有詩三十餘篇而十一篇見錄於列朝詩集其中賣浅灘詩桃花高浪幾尺許銀石沒頂不知處兩兩鸕鷀失舊磯啣魚飛入蘆蒲去此則載於佔俾集其斑竹怨採蓮曲載於蓀谷集其秋恨詩愛覺羅衾一半空之句載於蘭雪集此十一篇中也其外妾身非織女郎豈是牽牛載於詩學大成閨人吉慶甚淺聞見未廣故往往以古人詩集為枕實帳秘畢竟敗露於慧眼蘭雪許氏為錢虞山柳如是所摘發真贓狼藉幾無餘地可謂剽竊者之烱戒（清脾錄）

申應榘附李潑潑以為賢於其師（牛溪）啓出六品除稷山縣監長貧子（牛溪門人 尹春獻）以詩餞之曰橫帶銅章意氣豪割鷄將見試牛

刀民猶赤子宜思保吏亦蒼生豈偏勞學造中庸優士望名
全終始合天襄坡山舊跡今如夢此日臨岐更黯陶 仁祖
反正後鄭畸翁(名弘溟松江子)遇申正流(應渠子)於人家因論舊事申
正有侵鄭之語蓋申(應渠)甚不悅松江常請踈於牛溪故如是
矣畸翁不答只誦橫佛銅章意氣豪一句申正郎走人皆以
為楚固失矣齊亦未為得也後申見李潑背牛栗竟絕之云
記聞 ○ 宣祖朝官廣州府尹
李蘧 宣廟三十五年政院啓曰前參議李蘧有老母姓蔡氏
年九十九聖人之治嘗有老老之典 上李賜之明年正月
上曰李蘧母今年百歲自今賜廩餼有常加爵其子以賞之
進嘉善京城為之謠曰母以子貴子以母貴熙熙壽母公伯
其子時之卿大夫承養者十家晉興君姜紳錦溪君尹判書

暾韓參判浚謙洪中樞履祥南參判李中樞晉昌君姜絪驥
與君尹參知權少正姜翊衛李中部凡十三人明年四月大
合宴上壽名曰慶壽宴 記言 ○新平人
白光弘號岐峯在西關溺於花酒竟以此死關西曲行于世其
後崔孤竹慶昌宦遊西路贈白所眄妓曰浿水烟花依舊色
綾羅芳草至今春仙郎去後無消息一曲關西淚滿巾一時
傳誦 晴窓軟語
林悌嘗見少年輩煎花之遊戲題云鼎冠撑石小溪邊白粉清
油煎杜鵑雙箸挾來香滿口一年春色腹中傳 記聞
表廷老吾人父墨也萬曆間天使乃南方名士自負文章謂東
國無敵及到良策站食銀杏曰銀杏甲中藏碧玉令請遠接
使續對廷老即前書進曰石榴皮裏點朱砂天使大驚曰通

官如是儐使亦不可輕視其後他使來 上接宴聞其好飲
速以巨觥請曰一盃一盃復一盃天使曰兩人對酌山花開
其於無花何廷老以御前通事指揷花曰簪花勝山花天使
悅其捷對 上特賜鞍馬廷老中年資級已踰其父合居訓
上之任而父子不可同廳故設別遞兒以居之堂上別遞兒
自廷老始 記聞
崔大立吉人也以伴送使差備還到安州儐使與道內守令賦
詩大立詩曰誰設関防兒戲如清川水濁虜塵餘羞教古事
如今事未信隋兵此化魚滿座稱嘆 通文館志 稀蒼崖
鄭希僑吉人也詠史云運去岐周鳳鳥飛六雄牛後入秦威兵
戈鎖火金人出宮闕塵雲石柳稀萬里築城龍虎起三山採
藥鮑魚歸傳才二世天已促未信殽函作帝畿人皆傳誦 通文

權石洲右齋與宋國龜士元書云承求死不死之教如我欲生而將不得生何其正相反也偶見石洲我欲死詩云生無所苦死奚爲苦辛到骨猶願生豈我兩人之謂耶然我之欲生無他屈子有度世之願而千五百年後惟晦翁知其意此豈易與俗人言哉 記聞

辛慶衍年十二自白川赴京路遇天使驛子奪辛所騎辛窘甚及天使晝停訴之天使異其姿貌玉潔指路上長丞曰爾能賦此當畀汝騎辛請韻即對曰楚伯千秋尚有靈渡江無面只存形當年恨失陰陵道長向行人指去程天使大驚厚贈以文房珍品此作以無名氏載於明詩綜辛光海時登第官平安兵馬評事時西邊有事九渡清川江仍卒于官甚著靈

蹟其後數十年辛之友人某過辛於關西道中呼以字道故
如平昔遂托曰子孫貧甚吾有遺物不能傳之寶刀及玉圈
在屋樑上家人無知者君幸傳之友人大異之歸與語其子
孫共驗屋樑得刀及玉圈一雙云 熱河記
許氏草堂曄之女金[illegible]誠立之妻自號景樊堂詩集刊行篇
篇警絶所傳廣寒樓上樑文瑰麗清健而但集中如遊仙詩
太半古人全篇嘗見近體二句新粧滿面猶看鏡殘夢關心
懶下樓此乃古人詩或云其男弟筠剽竊世間未見詩篇竄
以掺其名云近之矣 晴窓軟談
車天輅者自其父軾世有文才天輅尤絶倫長篇大作袞袞不
竭足為詞壇之雄如風外怒聲聞渤海雪中愁色見陰山之
句膾炙人口而為人輕佻無賴受擧子賄物借述場屋得第

除

者甚多晩與李再榮勗附權奸代其子製作且上疏傳會時
議人皆憤之未幾病死才之不足論如此古人云文章一小
技其信矣 晴窓軟語

朴燁於光海癸亥為箕伯上元夜與詩人卞獻等乘月法水橋
上醉中吟曰一代関西伯千年法水橋只應今夜月終作可
憐宵辭意悽惋人謂絶命之兆及 反正後正刑 遂史奇聞

鄭仁弘光海時以儒相退居陜川望重一時當爾瞻力主廢母
之論也鄭桐溪上疏力陳不可仁弘亦上可廢之疏時仁弘
子為便養作宰星山有人粘無名詩于仁弘之門曰千古綱
常輝遠筆百年宗社爾瞻拳丞相欵奏當萬死李由何事又
三川輝遠鄭桐溪字也仁弘見之驚駭曰吾不得今從矣嶺
南老儒親見而傳之如是 公私見聞錄

金清陰老翁答金谷雲(清陰之孫)書云丁丑筵說誠不忍見似不可不載錄以著薰蕕之異臭而(清陰與崔相鳴吉事方修清陰年譜故云)第其說話醜悖無比至於　聖教則尤難容議此甚難矣今聞其後承(崔相子孫)以老先生(清陰)北扉酬唱中回腸正在斯頓釋百年疑等句為末年老先生審其本心而容許之實蹟此則非外人之所敢知鄙意以為此相晚年密奏　皇朝事頗可以自贖而老先生之所執亦因以少伸焉則士論亦不可全沒其實恐須於譜中兩存前後事以著功罪似是史家之公筆未知如何

(記聞)○尤齋呈詩以寓宗仰之誠清陰和之云有美人如玉三山地一邊好賢辭受槩東道任障川喜過東陽過思論太極綿臨分更惆悵世事日蕭然又云黃河不見清鳳鳥不聞鳴撫世傷今日懷賢寄遠情微言絕洙泗古樂杳咸韺誰識龍

門士膏中有太平又高人栖遁處水際復雲邊愛去穿深炭
書来出沃川婺源追正脈義象玩遺編吾道亶迴日期君更
鄭然清陰寄詩有曰聊次來韻以謝雅意以此觀之鳴字韻
恐亦先生原韻而今佚不傳矣尤齋年譜○光海丁巳通信使吳
允謙朴澤李景稷將還倭贈遺累千金吳公只袖一柚子至
釜山投海李公受寶劒求得佩来亦解而投海矣初供米甚
優一行例用外為市易李公一切禁之既發庭積如山殊俗
欽歎先生以詩勞之曰達貫黃金鄙滿車云云李景稷行狀
永甲祚八松尹煌挽睡翁曰云云二百人中獨一人蓋以司馬
放榜時公獨拜西宮事也尹拯背師門之後誣睡翁曰大北
云云尹鳳九江上問答曰遂菴曰拯之誣睡翁決是不忍為
之事余有所聞金仲和農巖來倅此邑也清風此邑徐姓人即尼

尹之妻娚也為見其妹往尼尼尹會話以右翁為大北之子
徐姓人来問仲和 徐與仲和有族誼 徐生不識字元不知此等說苗
脉只聞其言驚怪来問者也其言之出於尼尹則的實矣睡
翁當時拔榜以正蹟收押睡翁奮然投筆而起終不着名二
百人中七人一即沈相之源也獨拜 西宮 仁穆大妃在西宮時 睡翁
一人而已大北輩僞着其名至今名留禁府云 反正後
仁穆大妃知獨拜事必欲引用睡翁恐其自宮掖媒進即遠
去湖左一代莫不嘉尚 仁廟時沈相除清顯有司以名在
其蹟収之啓 仁祖曰以名在其蹟収此人則如宋甲祚亦
謂之大北乎蓋引而證之也其後同春陳白 孝廟贈職極
豈不聞知西人以不忍加之言加之乎右翁聞此說蹟引此
挽以證之其後極也見此曰此印行之書耶其意似若以此

詩爲非八松之詩者然此則左所不忍之言也 ○ 公於齋先
生之孝也公以先生年有嘉徵稟受寬度卓然過人常責勵
以聖賢於先生十二歲時授栗谷所撰擊蒙要訣曰朱子後
孔子也栗谷後朱子也學孔子當自栗谷始公又手抄己卯
錄海東野言以授曰靜庵不可不學又於青郊作詩以示先
生曰梅月堂前水道峯山上雲盖欲兼慕金悅卿也梅月堂初在京
[illegible]東道峯下[illegible]庵書院也 ○ 左庵年譜 ○ 字元裕號睡翁光海丁巳中司馬丙試獨爲謝恩於大妃所御西宮
仁廟特拜齋郎官至奉事後贈領相景獻公
李縈元倜儻豪爽不以俗自累與權石洲任疎庵友善爲清歡
契清陰先生兄弟亦推重沙溪先生勉以儒學及 仁祖卽
位羣賢滿朝薦公行誼朝家將大用而公歿享年五十九趙玄
谷緯韓挽詩曰河清會待調元手具奈箕精掩海東觀此槩

知公也墓表○字子善咸平人號龍溪處士後贈承旨

鄭瑄年二十三遭倭亂倉荒南北卜等懷德杜門不出 仁祖

反正仍敘言自廢年七十二卒公慕陶徵士淵明大書北窓

清風以揭堂自言君子遯世無悶有詩云嵩祿棄十載東海

有遺民江山自從古日月此何辰後贈察訪以嘗還賊兄弟

爭死故朝廷褒之墓表○字君玉溫陽人號菩查處士又號旅窩又稱耻庵

崔鳴吉 仁祖庚辰朝家以詐密通皇明虜覺之執崔以去崔

有詩云我雖不殺三學士中夜思之心自驚天道由來好回

還白頭今日又西行崔若於此時見殺則庶可少贖其罪而

竟至無恙豈天意於彼此之間要有所抑揚耶三學士傳○韓弘

祚江上問答曰遂庵曰君曾聞尤庵改三臣傳曲折乎曰未

之聞也曰崔相子後亮得見三臣傳乃曰吾父丙子主和事

則後人之論斷雖因極吾何敢疾惡乎但以其時吾父不爲
之事爲吾父之事則實爲崩隕也至如三臣傳有曰送吳尹
二臣於虜中之際吾父與吳尹俱往陽坡謂吳尹曰君等若
如吾言則可以得生吳尹曰何謂吾父曰君等多引向時斥
和之臣則彼虜不能盡誅君等可以得生吳尹曰不可豈以
吾兩人之圖生盡陷他人於不測之地乎云云此則實無之
事也何以明其然也其時白沙之庶子箕男以體察使幕下
目睹其事其言曰吾以體察稟命事在　御前時崔判方押
率二臣同往虜中　上曰予未食後當引見二臣而送之崔
判曰虜之催促甚急如欲引見而送之則臣當先往以諱其
言　上曰諾崔判遂於朝前即往虜中二臣則食後果引見只
使軍官押送云云以此觀之則所謂俱往陽坡者豈非誤錄

乎左菴聞之曰此匪吾親見而記之蓋在於三臣本家所錄故載之矣果非實事則豈不删乎遂見李筽男而問之則所對如一於是遂删去陽坡一段時左菴寓在驪州後亮方宰清風余以書通其事於清風後亮大喜遂乘舟來謁左菴稱謝不已又請改一段此鄭崔相互接二臣至虜營虜大喜曰若非汝則何以得此罪人遂大賞崔相崔相受之之事也左菴曰此事亦有如陽坡之證左則可以改矣不然則不敢改也又請改一段鄭崔相被執往虜時有一絶云我雖不殺三學士之句也見上左菴曰然則此非先相公所作乎後亮曰詩則先人之詩矣左菴曰然則不敢改矣終不改所請二段後亮雖未盡遂所請而乃曰鄙家受賜於先生多矣鄙家子孫豈敢違門下云云其後子孫乃卒如彼矣

申歛王建過楊州市曰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如
今不似時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余每過關西輒思此詩到
咸從適有習樂者題一絶云妓謝寒〻絃管歷繁華細柳不
勝春傷心欲問昇平樂誰是梨園第一人亦此意也晴窓軟語○
宣廟命諸儒臣譯解周易一時名官不問能通不能通或有
不識八卦方位者皆與焉各持所見終無以啓發肯綮閱数
歲始成書校進局輟特賜宣醞極歡而罷諸與宴者上謝箋
圖繪以記盛事余見其書則其不必改而改當改而不改者
難以縷舉易是何等書而乃令冥行擿埴者擅改於立談耶
余偶占一絶云未見聖人心焉知聖人事安得洗心人與之
論時義非敢輕一世聊識余所存也仝上○余遂而東也作詩
有句云孟德豈能容北海幼安還欲老遼東未知閱東坡集

乃坡翁全句喜其暗合仍存而不改永正錄○余經世變既多
不欲觀前史蓋前史所載治日少而亂日多見之只敗懷而
已嘗有詩云書到會心惟有易時論上世不言湯此余所存
也山中獨言
張維玉堂舊有大石硯藏于藏書閣每值文衡入玉堂科次諸
學士課作則出而用之而已南袞主文別作一大硯如玉堂
硯置諸家及遞傳于李荇其後歷數人硯留荇家及鄭士龍
主文荇已卒夫人送硯于士龍回此容齋意也自是例傳于
主文者壬辰兵燹之後李德馨購得之傳之甫瞻甫瞻破硯
亦失申欽主文用安東馬肝作硯如故樣傳于金瑬張維
再遞崔鳴吉代之將送硯贈一律云空門衣鉢有宗風藝苑
相傳事頗同妙手各指銀佛律文心聊託石虛中齊盟再主

慚前輩巧匠傍觀笑拙工從此騷壇倍精彩朔方旗鼓得元
戎 浅谷漫筆

文可尚 作祖乙亥宋相國文信公天祥十六世孫可尚居在
楊子江邊稱以濮風來泊殷粟使居恩津有詩曰流落腥塵
萬事非聖朝文物曼依俙江南便信平生恨塞北藩部幾日
歸三十年來風異響八千里外月同輝華音已變氈裘弊誰
識楊江舊布衣 記聞

鄭斗卿檀君廟詩云有聖生東海于時並放勛扶桑賓白日檀
木上青雲天地佚初建山河氣不分戊辰千歲壽吾欲獻吾
君 允帝王之興必有大異於人者類是夫 記聞

宋左庵 顯廟癸丑賊鑴締結逆宗楨柟使賊宗靈林副正翼
秀上疏以 寧陵孝宗石儀鏬隙請張力請遷奉 上使大臣

與翼秀同往奉審遂定遷陵之計又栗時偕言以己亥之不
卜水原歸咎先生嶺人張應一上疏論作不遺餘力及永遷
陵誌文撰進之命上疏辭　上不許先生以時論之惡雖有
難進之嫌又不忍不效於　聖考(孝宗)終事為文告行于先考
妣墓又歷告同春尤菴遂西上門人隨至龍灘江頭先生口
占一絕以別之曰落日襄年別蒼梧塋望愁春堂一掬淚更
灑大江秋(年譜)○肅廟甲寅有朴鳳祥者上疏攻作閔叢家禮
及邦禮又以李公端夏所撰　顯廟行狀為周遮　上優批
於是羣憸蝟起獻納李宇鼎正言睦昌明等首發去論時鑴
稷超擢入朝大引羣不逞為腹心掌令南天漢持平李沃等
益加搆誣有削奪之命乙卯正月南天漢李壽慶等又嵗加
律之啓並論同春及李草廬曰假借山林把握朝權專務樹

南

黨排擯異己乃有德源遠配之命先生自鎭川待命所即日
發行李公端夏迎拜于利川臨別先生贈詩曰不下鄭君淚
還深杞國憂云云逾鐵嶺有詩曰行登鐵嶺巔我心還如鐵
縱乏畏之誠却耐西山血回首望西方陰雲塞不決須言西
方人毋霞伊明月鐫等又欲成詩案竟不果 年譜 ○鄭生祥能
倡率湖南儒生數百餘人上疏以為當先生竄逐之初有星
隕虹貫之變與慶元乙卯蔡子請罪時變異相符極言伸理
上大怒以為擬君父於宋寧宗之昏比大臣於韓侂胄之奸
特命投北鄙生路過先生謫所而入拜先生奇其不挫以詩
送之有從今不獨崖州大倒從相迎笑不堪之句 全上 ○肅廟
乙卯自 慈聖處分楨標等事出徒忿懟且意 慈聖扶護
士流大忌之乃弘瞻 卞弘甬瞻 之計鑴勸上照管 慈聖動靜牢

遠竄論 慈聖痛哭之事以為使不貳過壽慶又搆立疏將
請 上與 慈聖異宮而居疏不果上而傳說喧騰又有朴
瀗者上疏搆揑先生乃欲侵乍 慈聖誣及 先朝金公壽
恒上劄力亦請益盡誠孝又畧申先生之寃竟亦竄遂而立
徒時亂之計頗以小沮先生聞之曰若無此一疏則時輩將
有誣造(尹認鄭造)之事乃以書致意於金公又寄一絶云一柱
亭獨立時狂流亂觸未曾欹休言東魯斯文喪羸得千秋永
賴之(上仝)○肅廟戊午閔公鼎重因上疏辭職以誤虜鑴引罪
頌論鑴立時之狀先生聞之作詩以美之有天理何曾無可
臣此時猶幸有仁人及天開嶽裂轟雷斧白日爭看鬼失林
之句時因審理南大諫二星等有收叙之命尹櫶等啟送旋
因臺啓而反汗蓋時輩激於老峯之疏云(上仝)○時先生在長鬐棘中○

賊

先是南人以庚申之獄惟冊堅寵覬非望罪止其身足矣猶
異弑逆尹鑴輩則謂被士禍而視清城猶袞貞尹拯是權諰
之婿拯之弟推即李檣之婿權李則南人巨擘而權惰及李
之子三達亦南人之最傑者也拯推與惰三達相慶庚申獄
所聞無非惰三達之言拯遂入其說以清城為後日禍魁且
自謂先生自巨濟來若聞清城事則必與清城為異矣及先
生上來聞獄事乃曰清陰不無衛社之功拯果失䰟大驚曰
此爺所見何為如此若從此爺必如畢齋之寒暄矣始生角
立之心而不得援及得朴和叔顯有背叛之跡及癸亥先生
以 太祖徽號事赴召至京邀和叔同入和叔曰尹子仁可
招先生曰第招之和叔白 上招之拯來止果川羅良佐家
辭職不來和叔往見拯拯曰追錄勳削而後可以為事兄能

之乎和叔曰不能拯曰外戚之黨擯而後可以為事兄能之吾和叔曰不能拯曰今之時態異已者斥之順已者扶之此風除而後可以為事兄能之吾和叔曰不能盡追錄勳指光南完寧也外戚指清城光城老峯也時態指先生也拯曰此三事不除則吾無可入之路仍留和叔同宿三日盡道其所聞於惜三遠之言以為若隨尤庵大禍將至和叔遂大驚畏棄而還先生已知其為拯之所中也和叔乃不稟先生直入榻前力排徽號之議先生嘗一造和叔之廬其子恭殷以中國人誣訛 太祖之書示先生先生却之而歸曰不幸今日復見王雱自是朝象日益乖張無望保合先生歸意日急而以 上意繾綣不敢決歸有時出遊以寫憂鬱有一詩云出郭心如馬脫韁帝城晴日射林霏臨流忽憶巴溪水石逕何

時袖手歸上仝○先生入華陽與孫疇錫及門人權公尚夏李

公喜朝閔公泰重等校朱書劄疑仍欲更登俗離與諸人發

行至空林寺先生有疾患獨自徑歸有諸君正有三湘興志

我空嘶暖眼昏之句○肅廟己巳先生荐棘濟州時原鄉人

安瑕為上疏請黜栗谷牛溪二先生文廟之享又以先生亂

宗統動國本請按律館學臺諫又相繼請黜兩賢 上從之

先生聞之以為暮年光華又有却到泮宮腰膂處泣撫餘涕

漫沾裾之句上仝○先生次第監正公始隨先生入海至是病

劇辭歸先生不勝悽黯有魂斷海門空極目不堪天末鴈行

聯之句上仝○先生聞文谷金公受後命設位而哭有沃島悲

風吹竹樹丹裹前後上天知之句上仝○孝廟昇遐前一日先

生以吏判承召開政而適御寶未及下先生閑坐以聽似憂

非憂之間忽占絶句曰賨因前夜押下一句未記及御賨下
其封鑰所署 御押以 上疾大漸仍着前封之紙先生忽
心驚以動 明日 諱音邊下 李樟語錄 ○尤齋古詩極好如愴音
禁直日獨倚宮墻竹 儲君授夾札跪受盈兩掬等句令人
可讀 任少紀農巖語錄 ○李敬秀問於先生曰趙顯期常言先生有
詩云社稷浮漚上朝廷大醉中罪伏圍籬之中作此譏世之
詩宋某所爲殊甚駭愕云先生果有此詩耶先生掉頭曰誠
有如許詩句則趙之所謂駭愕烏得免乎但夲無此句吾不
恨於趙也君何切憤之有趙少聞時輩僞譖吾詩而妄有此
譏也安足介懷乎 李敬秀語錄 ○先生曰吾少時問命於術人人
皆不能知惟一人咏之以詩曰山河崎嶇路騎牛踏雪行盖
所行之路旣是崎嶇而所騎者牛也所踏者雪也正是形容

吾窮相也語錄○崔慎問先生堂號何意先生曰非吾自作少時與金台益溉相卞論各自為是不相屈金公曰君有堂號耶吾對以無有金公曰言當寡尤而君言多尤今吾以尤字作君之號其警省而改之也余曰美號吾可辭其後金公書以此稱之自是士友間書札皆用之所謂弄假成真也然先生平日未嘗自稱其號至己未秋在巨濟謫所次康節首尾吟第八韻送晦錫詩方自言尤翁非是愛吟詩也崔慎語錄○肅廟己未吳始壽言李惟泰號草廬字泰之改前見以三年服制為是宜解謫　上許之庚申草廬上疏以為先生之論與己同以孝廟為適統也　上命釋先生自巨濟移配清風蓋草廬初錄己亥禮論一統質之先生先生為加點化而其下端曰湯武以諸侯為天子則當以諸侯待之耶當以天子待之耶謂

詳載於此卷
李縣云余
可以表其文作
一節更爲好

當以適統帰之而不可謂非適也先生畧過而不論其後時輩據此謂草廬改前見而草廬則謂先生同已見也實不同也先生既解讁歎曰天恩雖罔極而乃與恭之分利寧不如枯死海中乃有詩云聖德寬臣海島囚鯨波重渡渼堠流惟兹舊要同利千里山川指帯巻聞記○先生於丙寅年有詩云歎息袁公十四春遑遑尼父泣麕身以自悲尼黨聞而感之至戊辰始出之以為今年是聖上十四年肅廟而謂先生以袁公比當今也謀起大獄既而不售云聞記○金谷雲壽増書問先生曰有人言先生自北南遷自德原移醜長髻時到時甫廟乙卯也嶺東村舍有題詩句為其詩云三傳市虎人皆信一掇裙蜂父亦疑世上功名看木偶座中談笑慎柰龜其事頗異云云未知然否先生答云自北南遷徘遇大雨走入襄陽𠣾稲村

良人鄭立家其柱有詩果如來示上句順書下句倒書問于主人則曰前年五月有客似常漢亦似兩班者書此而去曰明年此日更来云而尚不来也此事甚異而亦不必浪說也記聞

○栗谷惺于東人嘗過蕭寺題僧軸曰欲使心無累那堪西日惺招提樹草裡寂寞對山僧先生以謂栗谷所見惺只東人而已今余擧世皆仇之豈但以作尹鑴之故而已是必余言行不愼見惡於心公之世也不然何無一人之見恕耶仍次云豈欲人相惡胡然見屢憎淵明雖止酒恥作白蓮僧記聞

○賊鑴請於經筵勿着朱子註云云李亨稷詩有孝亭遺結更無傳之句先生次之云高明廣大煥崑然晦父文章浩浩天楚楚蜉蝣休撼樹淵源自是仲尼傳記聞

宋同春先生之外孫女郎驪陽府院君閔文貞維重恩城府夫

人宋氏㝛生也生有異質先生以詩嘉之曰父母教訓早聰明爾性然及長歸于李公晩昌生子縡卽陶菴文正公也 記聞

○壬子元月十一日夜夢侍退溪先生聯枕從容承誨感而有作云平生欽仰退陶翁沒世精神尙感通此夜夢中承誨語覺來山月滿牕櫳是歲季冬先生易簀異矣 記聞

○諱浚吉 字明甫 號同春堂恩津人官進善吏判贈領相 諡文正配 孝廟及文廟兩朝師傅

兪市南老齋荅李季周書云市南以介和見諭蒙放後仍有叙復以屢辭爲未安暫謝騎省而歸歸路見訪有詩云儕流款款要同趣山友招招愁不歸此實吾人今日眞境也 記聞

李端夏公爲北評事老齋與書云聞北人愛兪友 市南名棨 無異潮韓信否如有可徵者幸錄示曾聞彼中有大句天外怒聲聞瀚海雪中愁色見陰山此果如是否 鄗叔父赴高山時新豊

贈詩云慣送親知作北行送君仍代趙飛卿升沉一任鑪錘手莫學騎書傲吏名此宜為執事誦也又東岳大爺與諭人詩長白山前九関路大明天下一書生令人灑然也又鄭君平送人詩元帥臺前須飲酒鬼門関外莫吟詩此雖絶好然未免有因憂愁有放浪意矣執事必有所擇也記閒〇字季周信水人

弟畏齋官文衡否相謚

申翊全

孝廟辛卯趙貴人之獄趙貴人今祖後宮其子崇善君澂申公翊全婿也其女孝明翁主自點孫世龍妻金自點以連姻闔家就戮而申公亦與之連姻故其家朝夕待禍縉紳大人與僕下賤一口誦之曰申公善人也必不作過於宮中矣又曰申公而不免禍則天道不可恃也獄竟果無一毫之累余見小說楊國忠以貴妃兄自知不免於禍窮奢極侈乃至家亡國破而後已使國忠操心如

申公則安知其能免其禍也申公之卒也先君翼憲公鄭太和字圓春仁祖己巳文孝廟朝官領相諡陽坡東萊人以詩輓之曰少日趍庭學禮詩登卿榮官際明時身名自保憂盈地恭謹終為福祿基駒隙忽踰知命歲駟門今屬克家兒瀛奎墨跡猶如昨襄淚空隨字字垂蓋多其謹慎也先君有内賜瀛奎髓申公題目故及之東平尉鄭載崙公私聞見錄

○字汝萬欽子仁祖丙子文參判諡東江平山人

金希振清陰三從弟元之子也嘗受學於清陰朝夕侍側及清陰北行乃隨至坡山清陰命落後以詩贈之曰我心如古鏡君意似流泉古鏡磨愈瑩流泉無斷連壬午清陰出往龍灣單騎往拜後清陰又北去未還而先歿清陰甚傷惜之本傳

○

尹宣擧字伯起安東人會尹鑴于東湖論未發之說時鑴自鄉入京公以為此

非爲士守靜之道也與詩云聽說傾都看衛寶何如七里臥嚴灘累以爲戒而希仲鏞字竟不從以至於敗云年譜○蒼俞市南棨及鏞書云往來長路雪霏霏此日行裝未自期沒世不能忘恥字告君非敢飾曼辭田間畢義臣心定江外陳情物論歧從此生負搜死罪歲寒幽抱豈能知希意以爲丁丑事不必引爲罪累必欲陳情則寧可入陳云至有大讓小辭如慢如僞等語蓋謂心有所主而引他辭以飾者然矣此卽蒼其書中之意而美村方以辭疏稱死罪臣故云云字吉甫號美村又曰魯西坡平人八松尹煌之子牛溪甥官執義謚文敬

李晃夏澤堂之長子也早登科不樂仕宦志于學嘗題新曆曰二十九年非從玆頭一復又曰洗濯身心日新又新成一箇仁同萬物春此其用力存心之大畧也本傳○字伯周又云從周文官從撫德

水人錄 白谷
辛年三十

肅廟 正宗丙午同敎尹光紹疏云臣之年前一疏重被鋒鏑
臣不欲一一對理而第相臣以臣疏中特書謚號及先正直
驅臣於誣聖罔君之科夫謚號復官日並為下批至先正二
字先王臨筵語及非止一二蓋 肅廟乙未間特製二詩
題以追惟先正臣尹拯作詩曰儒林尊道德小子亦嘗欽生
三雖事一自有輕重殊及御製印出先正二字宛在編中云
云判府事金熤疏曰小人無憚百怪層生尹光紹之疏復出
乃引乙未宸章要作藉重自下之資至曰先王有所受上而
誣 肅廟下而欺 殿下辱斯文欲使丙申處分被其掀倒
抹摋於一筆駕說之中渠家傳法本自如此豈可以丙申以
前之宸章掩翳丙申以後之處分乎尤可痛者 先朝所以

處尹拯父子未盡如丙申之舊者特以時措之義深軫調劑之道亦何嘗於絲綸之間假以二字之褒乎至於不載寶鑑之聖意有在襲用臣言而意則一反此與辛丑凶徒非先王本意之語同一意脈云云批曰曷云當乎寧或啓之 聖祖垂訓炳若日星小子嘗所服膺欽佩 正廟記事

尹景績以門戶衰替屈首爲公車業文辭淹博屢見躓不第與歸樂李公晩成友善同上重興寺夜酌公詩有云南郭書生朝擢第西郊學士詭休官上句自嘲也下句指李公也公之子進士吉逑字老彭當 景廟壬寅坐直言被極刑公之婿閔公遇洙往拜公辭氣慷慨義理明白無一毫愼䕶之色閔公退而歎曰偉然眞丈夫也 記聞（　）字季輝柒原人蔭司禦號一默軒 顯宗壬寅生

英宗甲子五月十六日 上語藥院都提調俞拓基曰昨夜予

無寐出坐户外而忽然生出意思吟成一律付諸壁上霄鼓後就寢天明始起還覺好矣仍指壁上曰今之世道正如詩中意也在廷諸臣謂予今已快復故欲使知之而仍欲長久靜攝矣詩曰閱歷艱辛幾歲澆人心世道日愈深于今欲問調將事笑指浮雲復指心其下小識云慨然時事推枕起坐題詩以付 記聞

南玉五六歲時有人指初月使之作句即應曰無點心字同由是才稱蔚然終成巨儒 記聞

林配垕自號龍村處士不獨明經修行詩亦奇爽與安處士錫儆齊名其龍門山讀書詩云雲端疎磬喚人醒曉起開門月滿庭雉去往焉山雪白鷄之鳴矣寺烟青朋儔散落依孤佛事業蕭條守一經誦罷西銘還獨笑天邊相照兩三星 清脾錄

崔成大梨花菴老僧歌云吳王看戲泣椎結錢叟為僧托𪗋筆我東先輩每於中州事率因風聞而不詳實蹟所謂吳王者吳三桂也錢叟者錢謙益也謙益三桂俱以降虜白首無聊一則雖托義擧而大歸先僭一則寓意著書而大節已虧雖欲巧逃後世之誅貶人孰信之吾東談先事物之點黠者稱朦朧春秋東人喜談春秋而朦朧如是類為多豈不為滿人之所笑也 記熱河

正宗丙辰綾恩君具允明致仕疏批曰卿年近九耋登第又六十年資至輔國秩視大臣四代同朝祿在五世卿之周甲所得之曾孫柑榜接武卿子重臣掌中權而叨文任再明年勝卿可作像於耆英遐壽純嘏誠非溢美際見卿疏特許所請宣麻後 御製詩云生老昇平九十年福星長照北辰邊華

啣更許陳三字好做清朝地上仙○展拜皇壇下　御製詩
云玉輅東巡怳若親依依檻木寄王春山河極北淪諸夏牲
醴吾東享肆陳數十犧經掩日月三千鱗識儀冠巾齋衣肅
稧盥如水萬折餘誠志事遵○乙卯春傳曰江漢浮浮武夫
滔滔滄花鋪錦汀柳吐絮習戰於昆明講武於望遠此故址
時日前點閱八方舡隻爲三百數十餘艘足可用於尖札隊
伍克詰之擧水陸無間而近日之專於陸而忽於水有非竝
行之意明日臨挹淸樓登海門以試其坐作進退之節五江
舡隻別將等各率管下軍兵公私舡隻會待風月亭前洋事
分付大臣玉堂劉請瘦不允及幸挹淸樓下　御製詩云南
出淸樓意豁然杏花春酒大江前笑看多少迷津客盡日迴
遑水一邊牙檣錦纜盡圖間簫鼓中流任往還蘸子千秋先

獲我相逢有味是偷閒爲見江華諭細故有是事○戊午領府事洪樂性
出住江亭賜 御製詩曰人瑞編中最上頭好將洪福贊皇
疇蒼顔白髮遲遲日丹木黃花艶艶秋平地神仙添海屋晩
天祿管閣江樓更看八十城西老車馬塵從綠野遊仍別諭
曰卿國之元老也福如郭令公壽如文潞公園林鍾鼓頤養
有年神采滋潤步履益康秋高日佳攜諸子童孫便輿作江
亭之遊眞稀有之盛事也遂令史官詢問起居兼付一詩仍
要蔡判府賡之○己未移建敬奉閣于皇壇之傍 御製詩
序云閣舊在西闕一曰敬奉一曰欽奉閣之設所以尊閣也
卽我 寧考義起之盛典也皇朝誥勑自高皇帝洪武二十
五年體天牧民永昌後嗣之詔至萬曆顯皇帝新修會典及
出師平倭之詔 隆恩浩渥東薄于海海外方數千里喙息跂

踵生有血氣之倫莫不感激愛戴如天地焉顧今時移事往冠屨易位皇華蓼蕭之詩不復出於東土而紫泥黃帕之為萬世珍藏者尚不免皇輿之蒙塵今閣之所揭奉高皇帝以後御書御畫誥本誥命印本而金章寶墨光榮燭地自令人瞻望徊徨不啻若曲阜烏號之遺也槐院圮而閣惟巋然每過此慨焉以傷是歲七月二十有一日晨朝袛謁皇壇遙拜顯皇帝諱辰仍命有司移搆於壇西而越三日移奉誥勑于齋殿不日而成揭奉如初遂與提督後孫三學士金文忠文正鄭文簡家人禮拜門邃冽泉陛級重重怳然若下拜登受西顧周道有涕沾臆茲賦近體一首以識尊王之義云云詩曰江漢朝宗萬里濤皇恩浩蕩洽犧毫唐堯並立山河鞏周稷重光日月高草木皆知今鰈域風雲猶帶舊龍袍昭回北

苑瞻新搆萬世吾東奉赤刀○己未 上曰户議洪樂恒年過七十而其父崇政洪緯浩年為九十二歲命先擬知事明年回榜老人前同知洪祿浩依乙卯洪孝安樂性回榜例親臨賜花牌緯浩參侍日賜 御製詩曰老人星見斗之南晚得兜年七十三朝拜龍樓仍𣗳視冊儲今日壽多男 己上正宗記事

嚴璹 正廟丙午獻納李師濂疏曰故相臣金尚容江都死節忠義炳烺而前沁留嚴璹詩有云薜荔提携親纍港徒聞慌慨自燒樓捐生幸免爲俘辱等死邦無若偶蓋云云顯加毁亦宜示削版 批曰事屬文字間疵纇而關係則不輕宜問于大臣處之領相鄭存謙請依臺言允之嚴璹下疏云原其本事不過度甲津而思丙亂追恨滿城人士不能倡衆禦賊及其事去之後明白立慬如故相者無多一時興感口浮成

句初非有意傳之者譸張傅會謂之讖侮故相豈非意慮之外乎夫捐生等死指其當時徒死無聞者之歎惜以承首句壯士無謀之語及撤頭撤尾只以兩聯傳說有若專為故相而作者云云 記事

朴趾源字美齋號燕巖為古文詞才思溢發橫絕古今時作平遠山水疎散迷迴優入大米之室其行書小楷得意時作逸態橫生奇奇恠恠不可方物嘗有詩云水碧沙明島嶼孤鵁鶄身去一塵無亦知其詩品入妙但於慎不出如包龍圖之笑比河清不得多見可恨 清脾錄 ○九日詩云霜鬢爭誇步屧飛三清雲木望中微半酣為問楓何似晚節真堪菊與歸來洞花餻吟古事孟園風帽媚秋輝婆娑又得今年健千仞崗頭試振衣唐劉夢得作九日詩欲用餻字以五經中所無輟

不復為故來于京詩云劉郎未敢題餻字空負詩中一世豪

云云記聞○從使者入燕須有稱啼譯官稱從事軍官稱裨將

閒遊如余者稱伴當國言蘊魚稱盤當盤與伴同音也旣渡

鴨綠江則所謂伴當銀頂翠羽路傍觀者稱鰕鰕蓋武夫之

別啼也所過村坊小兒齊呼哥吾里來哥吾來者高麗來也

余笑謂同行曰乃變三魚在道稱伴當卽蘊魚也渡江以來

稱鰕鰕亦魚族也胡兒呼哥吾里是洪魚也人皆大笑因口

呼曰翠翎銀頂武夫如千里遼陽逐使車一入中州三變啼

鯫生從古學蟲魚熱河記○潘南人蔭郡守能文

李德懋嘗有詩云丁寧有眼堪千古球重知音只數人林龍村

處士見此笑曰知音數人之多可謂有福之人也余對以知

音知己有分數龍村領可盖知音自子期伯牙而處翻曰願

得一知己而死司馬子長曰孰爲爲之孰令聽之皆千古断腸事也舒瞻字雲亭遼陽人乾隆己未進士有詩曰人生難得惟知己天下傷心是別離蒋文肅題顧文寧海粟集曰不作廊廟歌云是騷人詞寫出肝膽語須得知己知不得知己知甘受他人嗤林佳璣字衡者詩云干戈亂後無知己筆墨焚餘有故人法若真字黄石詩云論古存知己談心誤半生大抵知音與知己有異知己即與知心相同而知音者能相知文詞技藝而已然前人以知音知己渾稱者多誤矣清脾錄

●李集字仲牧叢山之從弟也余嘗愛四月暄和濃綠天氣駘宕而未得相當之句及見仲牧詩云綠陰渾舍得黄鳥四隣飛斯豈非四月天氣乎人莫不月月作詩讀其詩端的指意爲某月者甚難惟仲牧之詩謂之詩之月令可也

上全

柳得恭入瀋陽時有詩云紅粉楼中別莫愁秋風胡騎出邊頭畫舡簫鼓無消息腸断清南第一州余浪咏數回獨自大笑曰此出疆人謾作無聊語也安有畫舡簫鼓也哉熱河記

○泌都詩云蒙麗戰伐殘更雨蒲漢莚獲浩刼灰蒙麗指蒙古與高麗也麗本音高麗之麗音離心溪嘗謂柳曰高麗之麗中原人雖以離讀本國以厲讀則為詩不從平聲未為不可余亦以心溪言為是高麗人自稱取山高水麗之義則不從平聲可也然高句驪之驪音離王太祖建國號曰高麗截去句字又去驪之馬傍則本音離也前史亦稱高句驪曰高麗則未必王太祖創稱也淸解錄

尹氏卽張氏之婦也早孀未嘗以文辭見於人及卧病臨化忽吟一絶曰芙蓉城裏玉簫聲十二欄干瑞露生歸夢忽忽天

欲燭半窗殘月花枝明亮無烟火之氣可異也 閒記

宋一英有詩才偶作隱居詩云滿園熟栗秋常有臨水寒松夏本無憂至一處有一傾然丈者招延而語曰我陸放翁也君生於東方能學吾詩且君之才可與言詩者吾甚可嘉然君所詠詩句有疵吾當點綴而作正君須勉力焉宋生逡巡丈者曰秋常有之常字改以專字夏本無之本字改以欲字則渾圓無欠矣因欠伸而覺語甚歷歷云事近妄誕宋則一時才士也 閒記